

學大業

廬陵宋丞相信國公友諒烈先生全集卷之七

十九世孫攀丹男

呂氏

生光

裕孫克漢

編輯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其不有主名獨貢士莊
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

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爲已得其予
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清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
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
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爲天守
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真無所
爲而爲之其爲名豈不至而爲義豈不盡乎咸淳六
年簡池趙君必禰來爲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登舉
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禮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
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裹多益寡稱物
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曰置尹氏和

爲米八十斛二之曰置彭氏租爲米一千一百九十
二斛趙君猶以爲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
哉添差教授番陽程君忠之繼至相與諸郡請蠲賦
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
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
聞而異之以爲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
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
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
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
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

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
積倉累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
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
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
下將以爲天下用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
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
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
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待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
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夫

是邦學者世修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
孰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
是莊劍始於尚書胡公櫟執手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
奇前丞柏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
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典樞
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柳鄭君師皋
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
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八年八月
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勅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洎來吉幕本通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

年兩見之事可謂稀矣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注應賞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冤獄空遂爲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時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

白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
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
人以為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
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
人得國而為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
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
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
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
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為
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為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
予所以初為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為者深幸也嗚呼
君其母以自足哉君姓沙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
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半高曠會令方營度作
梓潼君祠邀予為字曰元皇之殿既為從事六月殿
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諭曰役之初興君寔來厚為之
書請卒記之邑為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
以來高科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

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桴鼓數震今初至適江上有
警柳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令謂吾
幸爲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爲俗化地况少須暇乎
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興
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
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子奪於形聲之表者
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壹
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
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
文物莽爲風塵惟神元命寔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

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名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
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
決于按詩曰相在爾室不悅于屋漏又曰昊天曰
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
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達之地茲其所以體物
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
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柱
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相移曠千言庶雖
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歿爲天皇真人
取士本末實昉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

大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
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
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
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之埒邑有
先民典刑大冠逢時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
此其內心固泔然不自已而況高山仰止明神在前
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
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矣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
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

區區科目望其人而亟徵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
以廡冊璽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
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侍御僕從爲臣之道忠
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千萬爲令俸餘裒多迄於
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郎姚君
勉筆也今方爲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
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
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東蘇蘇文山觀太永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

數百步盡一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
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
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
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焉天圖書居其西兩
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
之大概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
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
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
試群走京師惟孫子安少嘗往輒呼馬飛車與二客
連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書其聲如疾風

暴雨轟厯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日不得往視而隔
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
洲故垤然隆起及是僅存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
十木及水者爭相跋曳有僵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
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
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
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
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
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
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

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
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
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伯陽曰雷霆真
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
穴萬甲從天驟雪驟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
有會於其中輒拍手將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
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
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携手徐步而出及
家而耳目眩顫手足幾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
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予

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才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
得喪皆有足樂蓋于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
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
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
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
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
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
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爲之記且諭同游者發一喙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
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
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
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莖雙華出于文叔北窓下
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蓮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
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
根旣碩旦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
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細緇塊北而未有
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
微比于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小雅
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尚徘徊斯堂爲
君廩棠隸之一章

李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亭記引專言父祖子孫
出於一本不可忽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爲戒
愚嘗謂引之詞極論骨肉之親從而動其內心之愛
此宜與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其言他人戕賊之故
而惟恐族陷於不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則此訓又
親切焉西山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諱穀者
與穎濱遊老泉之譜引自以爲得於面授而切意其

亭記尚未及見也今其族倣蘇氏作族譜亭以不忘
先世穎濱之交以庶幾老泉之意有名繼祖者又修
復之以紹前志爲予求字予爲之書而樂道其美夫
其譜引先世旣自得之以遺其子孫今其子孫固已
識先世之用心矣予猶以爲未也則告諸繼祖歲時
聚族拜奠亭下更願與蘇公亭記各各觀誦一過使
爲長上者復申告之良謹毋爲鄉之某人者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平林公之孫穎州龍南縣
丞之子早孤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
自得焉乃作亭於屋之西偏周之一徑被徑一梅亭
後有廊有詩畫壁間前方池廣五尺飼魚而觀之鄰
牆古樹蔽虧映帶清風徐來明月時至君領客于此
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
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於予予昔者登平林
公之門入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曲折靡易登覽
幽遠公緩步徐坐杯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
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粲然華星南金荆王應
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美草樹日
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

倏忽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
不十年間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遭今也賀斯園
之幸則告於元亨曰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棟通而
爲春方其閉塞也陰風感栗寒氣蟲蠹衆芳景滅萬
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棟通也木石所壓霜露所濡
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間容息
當其已閉塞之後未棟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
生物之心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始
今君之樂斯亭而賞此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
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
從其初心而克之無非君使梅而有知吾知其爲
君欣然矣昔東坡記靈璧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
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
焉予里人厚君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耒陽縣焉去年歷兵火浸
淫毀耒陽宰柳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爲
一同人物記邦人鬱林教授周君道與介子曰縣之
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也冀子爲之記予嘉
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
廬陵文丞相全集卷之七

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後爲澤化時未陽居
其三嘉定郡貢十八人未陽又半之間歲在在多得
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識翹乎其未慙也雖然科第之
末不足爲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于此者矣衡有石
鼓書院朱文公實爲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以
爲志於已者所羞也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
爲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順乎
其至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
士其得無所聞乎然則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
曰使人歆慕誇羨屹屹然爲物外之歸哉夫在上有

師道則在下有善人修於家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
典爲此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能已者也
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也昌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
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其可不稟稟乎哉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迄
于今班班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
以本人物之出而縣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
置縣于時士文富義豐頭角嶄出志氣凜然蓋文物
之發越久矣三歲大比由是而計偕者始而二三人

繼而四五六七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
人斯盛矣而記未立闕也子同年新贛州教授何君
時以書來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皆仕之達也追
其已往之下及記待其方來之不勝記特託諸石以
詔不朽願假之一言辭不獲按圖志縣始創實割崇
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之會也山
川之英扶輿清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
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仁是其人也今縣東
跨西并收拾奇山水以爲一園風氣磅礴且百年於
此斯文之運寢以張王此豈偶然之故邪雖然二君
子所長非科第也有文焉者矣登斯記也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當如何哉當如何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
堂舊在水南闌闌景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
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其爲君代相遇於上饒君
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
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
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
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諭記之成某不得辭夫

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
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
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
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概曰吾郡
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
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
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
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
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才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
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領南便郡以歸愈

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
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單顰之樂不可度幾而日與
郡家收緇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
餘退老頽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
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
道山群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
疎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
至於條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
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
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

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縣前言
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縣後言之吾知在瑞之
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欣慕
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
爲欲記斯堂之意其於先正無能爲役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
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之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
盱爲盛盱實興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
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者以貢士名貢鹿鳴與計偕
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
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
病寒瘦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于寇田若干無所
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
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司之會凡盱之試御前
者黷各有差所爲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某復於侯
曰自異學興縉黃之宮遍天下其徒蚕食阡陌相望
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
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大之侯也炳然大

觀右儒而左釋制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前賢建置
可謂執德而不同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爲消長士豈
以侯爲浼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旣見君子
錫我百朋釋者曰右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得祿多
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
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
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
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以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
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爲恩愛之者豈以爲不屑
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之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
曠者寓言目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
之而爲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爲瞻
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殫
身爲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
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
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爲需之飲食侯事
也無以爲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
是爲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侯名孟適董莊事者前通
判臨江軍曾君稹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